

乡村新貌

倒盏是条沟

□ 松树

万安山是个雕刻家,它以流水为刀,在丘陵上刻出了许多沟壑,这些沟壑里生长着一个村庄,也生长着一个传说故事。

我们村就在山北的一条沟里,沟中泉水如酒般清冽甘甜,因此得名酒流沟。村西有条沟叫倒盏沟。相传,乾隆游嵩山后去龙门,经过此地,见村舍宁静,炊烟袅袅,于是决定在沟口小饭店用餐。辣白菜、糖醋萝卜丝、拔丝红薯、清蒸南瓜、炒恰咯……村舍野蔬让皇帝吃得新鲜,乡间清酒也让他喝得开心。得知酒是酒流沟的泉水所酿,皇帝连赞好酒,命太监:倒一盏,倒一盏。太监怕皇上喝多了,就故意曲解“倒一盏”的命令,把杯口朝下倒放了起来。乾隆一笑:好个倒盏!于是,倒盏沟由此得名。

后来,人们搬出沟,在沟北平地上盖房成村,改名“道湛”,倒盏沟就成了庄稼地。

我二姑家就在道湛村。小时候,我跟着二姑到沟里种过玉米,拔过草,掐过红薯叶。那时,一条沟里高高低低都是庄稼,很少见人。沟两边还有一些张着嘴的旧窑洞,那是当年村子的遗迹。我还和小伙伴一起偷偷进沟,春天掐过槐花,秋天摘过酸枣,高高的荒草之中似乎总藏着一双看不见的危险。一个孩子恶作剧,大喊:狼来了!我们吓得撒腿就跑。

再后来,庄稼地因耕作不便没人种了,沟里成了杂草杂树及野兔、蟋蟀的乐园,只有放牧的人会赶着牛羊走进去。谁也没有想到,这条荒沟竟然续写了更加精彩的传奇故事。近几年,伊水之南,万安之北,每天都发生着可喜的变化,临近玄奘大道的倒盏沟也被唤醒了。先是滑雪场、游乐

场,然后是一间间青砖灰瓦的店铺、一条条翠竹掩映的小径、一处处生态园,以及城门、古槐、水车、池塘……古老而年轻的倒盏村,处处乡情依依,乡韵悠悠,引得游客纷至沓来。

因为离得近,我常去那儿转,眼见它一天天出落得妩媚动人。有时候,想寻一份清幽,就清晨去。走一走竹林小径,看一看村口的大槐树,踩着青石与旧磨铺成的路面,看一盘石碾安静地回想着往昔的岁月,一株石榴树在墙角热烈地吐火,几架水车在水塘边吱呀呀地转。

我喜欢在墙边驻足。旧瓷罐斜嵌在墙中,罐口茂盛着一株吊兰,一丛牵牛。沾着麦秸的土墙上,料礮与瓦片共同嵌出美丽的图案。有的土墙上挂着褙子、草帽与蓑衣,有的绘着往昔生活的场景。老门板上的红春联,方格窗上的蓝花帘,开在牛槽里的指甲草、烧汤花儿,都会点亮记忆中的童年时光。

走累了,可以随便坐一坐。石凳木凳老板凳,憨厚地蹲在房前屋后、竹旁柳下。有一次,我惊喜地发现坡道旁边花木掩映之中,竟有一间城市书屋,书屋的内壁也意刷成黄泥色。随便从架上拿本书,依窗而坐,窗外是隐隐的市声,小楼上却独有一份悠远的宁静。

饿了?各种面食,各地小吃,都带着质朴的本色,村野的清香,依旧是乾隆皇帝赞赏过的格调。在这里,我常碰见熟人,比如保洁的、保安的、看车的、卖饭的,大多是附近的村民。有一次,我在一家小店吃炒红薯恰咯,饭一端上来,立刻就激活了我的味蕾,还是小时奶奶做的香焦带甜的味道!穿印花袄的姑娘很热情,叫着老师跟我说话,原来她是我们村

的人。她说村里好多人家种了红薯,磨成面,通过她这个小店卖出去了。她还说,准备卖一种酒,名字已经想好了,就叫“酒流沟”,要让来此的客人也体会到“倒一盏”“再倒一盏”的酣畅!我由衷地为这个富有创意的姑娘点赞。

夏季的黄昏,暑气下去了,倒盏村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光。每家小店都热气腾腾,食物的香气氤氲着,品尝的人们悠闲自得。手编的蚂蚱、蜻蜓,吹出来的糖龙、糖凤,吸引着孩子们热切的目光。开放式的茶楼上有说书的、唱戏的、吹唢呐的,听众多是上年龄的人,从乡村的历史深处飘来的曲调依旧让人着迷。

广场上的演出开始了,机器人、孙悟空及飘来的气球棒让孩子们兴奋不已。而年轻人则随着音乐节节奏起舞,镭射灯旋转着,彩色的光柱直冲天际。

我喜欢站在沟中间的城楼上,从高处俯瞰这一切,恍惚如梦。常想起乡下过年的情景,满街都是好吃的、好玩的。街道上,都是人,都是欢笑。每个人都和和气气,高高兴兴,放下负担,享受着生活赐予的轻松与快乐。

想那住在不远处的独乐园的司马光,他著书之余,可曾携友到此一游?那时的倒盏沟是什么样呢?想那乾隆皇帝,他真的从此经过了?他会不会想到,这个藏在山沟里的小村,后世竟如此繁华热闹?

西天还有些晚霞,城楼上的大红灯笼亮起来了,倒盏村里的灯火也亮起来了。脚下,一条曾经的荒沟,如今流动着万千馨香、万千游人、万千欢笑,也盛载着万千灯火、万千生机、万千希望……

往事钩沉

铁牛欢歌

□ 杨群灿

大约1997年前后麦季的一天,正午时候天阴沉沉的,看样子马上就要下雨了,村民们看着麦场上摊开的麦子,一个个焦急不安。麦场边停了一辆四轮拖拉机,司机却不知去向。杨焕香情急之下坐上去,开到自家麦场上熟练地转起圈来。我才知道这位年近花甲的小老太太还有这个能耐。

1958年秋,农村各地的高级社经过组合变更为人民公社,公社下设大队,大队下设生产队。当年深秋,偃师县开始实施伊东渠开挖工程,正在工地干活的李村公社李村大队13队社员杨焕香接到队长通知,要她参加拖拉机驾驶员学习班。

学习班由县里组织,地点在李村北街孙二定家。公社拖拉机站刚组建时,只有几台组装车,人们称之为“破烂拖拉机”,一发动,“叭叭叭叭”刺耳的尖叫声传得很远,冒出的浓烟老远都能看见。为了提高生产能力,同时让广大社员感受到集体的力量,公社决定购进几台新车,打算组建一支专业技术队伍,就挑选年轻力壮、有点文化、家庭负担不很大的社员20多人进行培训。其中有10名女社员,西安人(李村媳妇)张金凤,李村东街高润娥,上庄唐毛女,刘井刘秀娥,西李赵淑先,方楼方东娥,南宋宋大妮等,当年19岁、新婚不久的杨焕香也在其中。

学习结束后,上级派人对新学员进行理论考试,然后带他们到常村的一片荒地进行一段时间实习,实习结束后考驾照。杨焕香理论考试为“优”,实践操作被评为“甲等”,顺利拿到了驾照。

新车开回来了,1台红色“罗马”牌,3台绿色“铁牛”牌,一台红色“东方红”链轨车,加上原有的“破烂”牌,总共不满10台。每台车安排5人,配车长1人,熟练司机2人,学员2人。杨焕香被分配到罗马车上。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在车长、油手郭来生指导下,到李村王沟碾压库坝。每摊上一层尺把厚的新土,杨焕香就开着高大的“罗马”来回碾压,有的社员啧啧称奇:“看,一个小丫头开这么个铁家伙!”有的感叹:“修酒流沟水库全凭打夯,把人累死了,有了这东西多省劲儿!”杨焕香心里也美滋滋的。

年已80出头的杨焕香回忆起过往,眼里竟闪耀出青春的光芒。她说,大家开着这些拖拉机,麦收季节打麦碾场,秋收后耕地,农闲时候参加水利工程建设以及平整“大寨田”,每台车每天至少要保证3人轮流值班,尤其农忙时候,白天黑夜连轴转。这支“拖拉机队”在公社书记马寅贵和郑社长眼里就是一支“特战队”,全公社300多个生产队,哪里任务紧急就转到哪里去,他们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,经常受到表扬。也有委屈的时候,吃“食堂饭”那阵子,杨焕香多次从地里走回家赶不上饭点,只能喝两碗凉水回到车上继续工作;后来队长孙进堂知道了,专门交待管伙的,以后遇到类似情况要给她重新做饭。

杨焕香回忆说,天天在拖拉机上颠簸,下车后骨头都像散了架,可是要赶农时,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,人停车不能停,轮到自己上车,马上就精神了。最难受的是犯困、犯瞌睡。有一回打麦碾场,困得不得了,拖拉机撞到麦垛上,熄火了。还有一回,由于机器连续作业时间过长,烟筒里喷出密密的火星,差点引起麦场火灾,以后站里加强了防范措施。有个伙伴开车从偏桥转场到常村,也是因为犯困,不慎把车开进沟里,毁了——那还是个闺女,没出门呢,唉!

1963年,因怀了女儿,杨焕香退出了拖拉机站,其他女驾驶员也因结婚、生子,家务缠身,先后回村了。李村公社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女拖拉机手存在了不足10年,但为李村农业发展留下了光彩的一笔。

去年夏,听说离这不远的“筷子楼”(中意研究院)在开什么会,门口停了个像拖拉机的新玩意儿,村民都去看新鲜。人群中杨焕香走到那台无人驾驶拖拉机跟前,表情复杂地看了看,揉了揉,一直到人家把拖拉机拉走才蹒跚离去……



大谷秋色

刘龙 摄于寇店

诗作两首

佃庄东大郊采荠菜二首

□ 胥球

秋荠菜

秋荠新发小阳春,嫩翠成苗满远村。
根植疏林膏土润,叶生青羽性情温。
作蔬当宴逃名客,入药堪场济世魂。
凡物贵能涵美德,采来吾亦佐鸡豚。

春荠菜

南望万安山气开,远村高处即灵台。
杏林红发春颜色,荠菜青生美食材。
少女敛衣酥手掐,老夫低首剪刀裁。
心存爱意留余庆,经雨良苗还出来。

心香一缕

母爱暖暖

□ 郭喜久

周六放学,乘车一路颠簸回到家,已是暮色苍茫时候。细雨如帘,淅淅沥沥,毫无停下的趋势。

吃罢晚饭正准备和爱人去看望母亲,电话铃响起。母亲的声音亲切而苍老:“欠儿,吃饭没?我听外面正下雨哩,我好着呢,别记挂着我,早点睡吧。”“雨不大,我们可以撑伞过去的!”“别来啊,我困了,要锁门睡觉了。”不容我再多说什么,母亲匆匆挂断了电话。

俗话说:“女儿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。”每每听到这话,心里满是愧疚。我是家里唯一一女孩儿,一哥一弟都成家另过,前年父亲过世,老宅只有母亲孤零零一人。而我常年在洛阳打拼,每周也仅有一天时间可以陪伴年迈的母亲。可她心疼我劳累,常常拒绝我去看望。在这落雨的夜晚,母亲该是多么渴望我的陪伴,我知道母亲常常失眠的。可她居然以“要休息”为理由阻止我前往。知道母亲性子倔,也就安慰自己:明天再去不迟呢!

细雨声中好酣眠!一觉醒来,居然已是十点多钟。望望窗外,仍是细雨如织!起床,洗漱,下楼。蓦然看到楼下餐桌上放着一捆翠绿的青菜和一把香椿。我知道母亲来了!家里有棵香椿树,嫩芽初长,母亲总会摘些送来,老人知道,香

椿炒鸡蛋是我的最爱。而这鲜嫩的青菜,也定是母亲送来的。她常说:“家里的菜比街上买的营养、卫生,想吃什么菜对妈说,咱家有空地,我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
急忙跑出去,大门下却只坐着婆婆。见我出来,老人满脸遗憾:“你妈来好一阵子了,说你爱吃香椿,就踩着泥给你送来。你看这青菜,湿漉漉的多水灵!和我唠半天。才走一会儿,我知道她想见你,就是死活不让我喊你,说闺女上班太累,睡个囫圇觉不容易。连和我说话都压低声儿呢!留她晌午在家吃饭,死活不肯,也是个倔老太太。我看她往楼上瞄好几眼呢!还是巴望着能见你呢!”眼前出现母亲在微雨中弯腰拔青菜,步履蹒跚撑伞来我家的画面,鼻子忽然酸酸的。看看表,已近十一点,拨通母亲电话,约她来家吃饭。那端母亲的声音仍是亲切而苍老:“欠儿,睡醒了?我一个人对付着吃点啥就行了,不过去了,吃完饭再歇会儿,下午又该回单位了!给人家做事辛苦,自己悠着点儿,别逞强争胜好强的!”“常年在外出打拼,如漂泊的风筝,别人只在意你飞得高不高,关心你飞得累不累的,或许只有白发母亲!”

抬头仰望,雨仍在肆无忌惮地漫天飘洒,春寒料峭时节,空气中透着寒凉,可心里却暖暖、暖暖……



至爱亲情

母亲的菜地

□ 许全义

母亲的菜地并不大,有二三分的光景,羞怯地躲在村西头。如果种粮种菜是母亲在导演电影,那么,庄稼地便是主角,不必导演花过多的心思指导,只需播下种子,然后静待收获,菜地却是新人,需要母亲耐心调教。

前些年,母亲身体好,一天能往菜地跑两三趟,播种、锄草、浇水……哪怕没事了,她也要去逛上一圈。事关家庭的菜篮子,它牵着母亲的魂呢!

一跌进正月,枯了一冬的大蒜醒了,被春雨滋润,都露出了头。年前母亲撒下的一碗盘大的一片菠菜,已长出了猫耳朵大小的嫩叶。西南角是几畦韭菜,边上几沟葱。用来换换口味的空心菜、油菜,母亲也种上几丛。

种土豆是正月里的大事。雨后放晴的春日,阳光暖暖的,空气里满是麦苗的清香,母亲一个人扛了工具,带上土豆种,走向菜地。到了地里,她却并不急于翻地播种,而是先热身,沿畦垄锄草,拿小铁铲蜻蜓点水般在菠菜丛中铲大一点儿的菜,然后,便是翻那一大片地了。

母亲不慌不忙,动作优雅,把翻开的地用耙子蹚平,打成沟,再把表面弄平整。这个时候,往往已到正午,有饭香随风飘来。母亲并不急着回家,她知道,菜地正敞了胸膛在热切地期盼着呢!只有下了种,地才有了希望,有了灵魂,母亲才会安心。

浇水,掘下土豆种,她的指尖感受到了黄土的欢悦,她听到了土豆种在笑。直到种完,她才会直起身,捶捶酸困的腰,从脚下远远望去,黄的是土,青绿的是麦苗。麦田的尽头是青黑的万安山,山头挂着几朵白云。

中原的春天短,人们还没有看够百花的烂漫,便已是春意阑珊。母亲更繁忙了,拔去一些长成的菜,种上豆角、黄瓜、西红柿、辣椒。

等田里的麦子抽齐了穗,大豆已有半人高了。我周末回家,便有香嫩的水煮豆在桌上。院子角落里有一捆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搭豆角架的树枝。有一天,母亲说:“土豆出了,今年的土豆很好,出了两编织袋。”我说:“真是不少,今年的土豆可贵了,两块钱一斤呢!”母亲本有些得意,我们的话更怂恿了母亲的得意,母亲去菜地去得更勤了。

夏天的菜地最繁华,由平面变得立体。北头是腰间挂了穗的早玉米,南端是茂密的豆角架,还有红红绿绿的黄瓜、辣椒。母亲掰几穗玉米,在藤蔓缠绕的豆角架下盘桓,手起手落,大把温润如玉的豆角已在手。架上的豆角藤蔓仍四处悬挂,一层紫花散落在绿叶间,那豆角仿佛有不竭的生命力呢!母亲空着篮子进地,出来时,已挎着沉实的一筐子蔬菜了。

有时候,母亲会让父亲去割肉,她去菜地铲韭菜。她说孙子嘴馋了,她得给孙子包饺子。

夏日的奢华在一点点褪去,秋天在一天天逼近。收了玉米,摘了豆角,立秋过后,菜地就只能种萝卜白菜了。菜地变得开阔起来,也寂寞起来。母亲也闲了,闲得无所适从,于是,只有无奈地等待,等待窖藏经霜的白菜萝卜。

冬天终于来了,母亲很落寞,早晨也不再很早就起来了,去菜地也去得不勤了,下午也要睡上一会儿。她说:“不去菜地,真的没事干了。”我让她去玩牌,她说玩牌伤身体。那一刻,母亲显得苍老。我心里忽然有些苍凉,母亲导演的电影谢幕了,谢幕于萧条之中。

不过,明年春天,母亲还是会导演繁华的,虽然是不变的内容。

故园琐忆

小时候

□ 海洋

小时候的事,都是芝麻大的事……

小时候,很难见到汽车,村里偶然过一辆,一群小伙伴拼命追着车屁股跑,翘着鼻子做着深呼吸,品味那微微的汽油香。

小时候,夏日的午后,毒辣辣的太阳把柏油公路的沥青晒出来了,就冒着酷暑,在路面上扣沥青,拿到家里,粘碗,粘盆,粘茶缸,视“沥青”如金豆。

小时候,冬天糊窗户,瞬间立马“蓬荜生辉”。

小时候在老家,三里长大街,三四千口人,四五百家农户,但记忆中几乎全村家家都去过,或去找小朋友们玩,或路过渴了去喝水,或跟着别的小朋友去玩,或受人指派去借东西,谁家家里哪里有棵树,谁家家里哪里有口井,谁家家里哪里有红薯窖,谁家家里哪里有个暗道,那可以说比自家还清楚。

小时候没有什么零食,爆米花算是最普及的小食品了。每当听到门外晴天一声雷时,就知爆米花的人来了,遂央求母亲批准去“崩炒豆”。待母亲同意后,端上一个瓢,在玉米缸里搅(wǎ)半瓢玉米,然后向母亲要五分钱,跑着去排队。看着师傅左手呼风闪箱,右手摇动崩炒豆机,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,就让人闪开一条路,只见师傅在崩炒豆机前套上拖着大口袋的牛大的大网圈子,一脚踩着崩炒豆机,一只手持锤子往崩炒豆机上一敲,然后“砰”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,待一团乳白色的烟雾慢慢散后,一碗玉米粒变成了一袋玉米花儿!

在排队等候的过程中,别家的炒成了,一声巨响后,迅速抢食从网罩里蹦出来洒在地上的玉米花。在等待的过程中,自家的炒成了,一声巨响后,边看着不让人抢自家的,边往自家的口袋里装玉米花!然后拿着空瓢,掂着玉米花,屁颠儿屁颠儿地边走边吃,那是一个字“美”!

小时候的棉鞋,由左右两块缝制,中间隆起一条高高的梗,采用都是厚绒布做面料,两只脚一塞进去立刻就暖和。那时候的冬天确实比今天冷,北风呼号,大雪封门是常事,屋檐上的冰柱尺把长是常见的。

自打记事起,天一冷,就蹬上小棉靴,赶上下雪天,不管父母如何叮嘱,都是哪有雪往哪踩,等回到家中,棉靴往往往外全湿,母亲就给脱下来,放煤火炉上烘干,第二天早上蹬上时又干燥如炸,晚上回来一切照旧。棉靴都是布底,若遇地面结冰,哪滑去哪,助跑几步,一个长长的滑行,构成了童年最实惠的快乐,尽管也多次摔个仰叉叉,或弄个狗吃屎。

小时候,寒冷的冬季,我们每个孩子的脸蛋和手脚都皴,严重时会发生皲裂,疼痛无比。尤其手背脚背之处,稍不注意就会裂出小口子,渗着血,针刺般疼。每到这种程度,母亲就会强迫给治,先是热水浸泡,然后把红枣放在嘴里嚼碎,吐在手背上揉搓。或者把辣籽放进锅里煮,然后用辣子肉在手上来揉搓。揉搓的过程也是与针刺般疼做斗争的过程,坚持几个晚上,就好了。

过了几天,又破了,再如法炮制。后来,条件好了,母亲买了一盒海蚌油,薄薄地涂上一层,不但省事,且见效快,好得快。海蚌油极具人情味。首先是它的包装,就是海蚌壳,天然环保,物美价廉!

小时候的事,都是趣事,到今天,都成了故事!